

# 现代政治思想

[美] 詹姆斯·A. 古尔德 编  
文森特·V. 瑟斯比

商 务 印 书 馆

# 现代政治思想

## 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

[美] 詹姆斯·A. 古尔德 编  
文森特·V. 瑟斯比

杨准生 王缉思 周琪等译  
南木 周沛校

商务印书馆  
1985·北京

*James A. Gould Vincent V. Thursb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1969 b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根据美国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公司1969年版译出

XIÀNDÀI ZHÈNGZHÍ SÌXIĀNG

**现代政治思想**

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

〔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编

杨淮生 王缉思 周琪等译

南木 周沛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59

---

1985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50千

印数 9,200册 印张 14 5/8

60克纸本 定价：2.65元

## 译者的话

本书是由美国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位哲学教授选收了十九篇论述西方当代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品合编而成；内容涉及政治思想的性质、方法论、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思想的现状与展望等有争论的中心问题。有些文章的观点是互相对立的。编者的意图是想把这本书作为美国大学中政治学和哲学课程的补充教材，借以开拓视野、促进教学、推动学术界对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在研究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不少有独特见解的新学派。他们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运用联想、类比等方法，大量引进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各门学科的知识，提出了新的理论结构、分析性的概念、术语和推理方法。这本书对于我国政治学界了解、研究和评价西方当代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书共分四大部分，译文则相应地分为四编。为了醒目，译者用“引言”和“编者按”的标题和导语，把原书编者对各编和每篇文章所写的提要加以标明，以示与各篇文章的本文有所区别。文章的篇名、引用的书报名称以及少数不常见的地名，均已在文内首次出现处附注原文。

参加本书翻译的同志有：王缉思、冯瑞芳、朱君毅、陆嘉玉、肖超然、杨淮生、周琪、赵晨、倪孟雄、夏自强，由周沛同志负责全书校订，陆亦同志也承担了部分校订任务。在本书翻译的组织和统一全书体例方面，杨淮生同志作了大量具体工作。最后又由商务印书馆请南木同志对全书作了校订。由于本书内容庞杂、涉及的

范围较广，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妥处在所难免，希望有关专家及读者不吝指正。

1983年6月

# 目 录

序言 .....	1
----------	---

## 第一编 政治思想的性质

引言 .....	2
一 乔治·H.萨拜因:什么叫政治理论? .....	9
二 乔治·卡特林:政治理论是什么? .....	26
三 利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	58
四 威廉·格拉泽:政治理论的类型及其运用 .....	87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	110

## 第二编 政治思想方法论

引言 .....	112
五 安德鲁·哈克:《资本论》和痛.....	125
行为主义	
六 罗伯特·A.达尔: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方法论 .....	145
七 克里斯琴·贝:对行为主义著作的批判性评价.....	168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	197
分析政治哲学	
八 T. D. 韦尔登:分析政治哲学 .....	199
九 约瑟夫·马戈利斯:分析政治哲学的困难.....	215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	229

## 功能主义

十 W. G. 朗西曼: 政治思想中的一种方法论——功能主义	231
十一 戴维·伊斯顿: 系统分析: 功能主义的一个例子	247
十二 保罗·克雷斯: 评伊斯顿的系统分析	262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284

## 存在主义

十三 让一保罗·萨特: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287
十四 托马斯·索尔森: 卡缪的政治哲学	318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339

## 第三编 政治思想中的价值判断

引言	341
十五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政治、科学与伦理学	344
十六 艾尔弗雷德·科班: 伦理学和衰落的政治理论	359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377

## 第四编 政治思想的现状与展望

引言	378
十七 戴维·伊斯顿: 现代政治理论的衰落	380
十八 艾赛亚·伯林: 政治理论还存在吗?	404
十九 哈里·埃克斯斯坦: 政治思想的现状与展望	442
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460

## 序　　言

本书的目的是把论述当代政治思想中四个有争论的中心问题的论文汇集成册。每个讲授政治思想的教授，无论把自己的课程称为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哲学，都是要谈到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政治思想的性质、方法、价值观念和状况。有关文章还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观点。把这些观点一并列出，当能改进教学，启发课堂讨论。各编之前的引言和每篇文章前面的按语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独特见解。每个论题后面的书目提要为进一步的阅读提供了参考材料，其中既有赞同意见，也有批评意见。

第二编，即方法论部分，在每提出一种见解时，都提出了一个针对这种见解的具体批评意见（存在主义那一部分除外，那个部分没有收入与萨特和卡谬的观点相对立的文章）。编者希望这种方法能有助于学生弄清对方法论的不同探索途径。

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位哲学教授合编了这本书，因而对政治学和哲学的课程都是适用的。我们想使这本书成为这些课程的补充教材，虽然本书也可以和政治思想家的选集结合起来用，以代替通常的教科书。

詹姆斯·A.古尔德

文森特·V.瑟斯比

1968年11月

# 第一编 政治思想的性质

## 引 言

政治思想这个论题包括哪些内容才恰当，这是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本书前三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政治学方面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不同主张反映了这种争论。萨拜因认为应该包括有关历史事件的论述；卡特林强调论题要经得起科学分析；而斯特劳斯则特别关心价值观念的前提作用。

不仅在政治思想的论题范围方面存在不同意见，而且在如何给这个论题领域本身定一个恰当的名称上也有分歧。政治学通常用来包括这个论题的一切方面，这个名称往往合理地用来专指完全经得起科学分析的那些方面。政治理论这个名称也可以专指政治思想中经得起科学分析的一些方面。但是读者在下文中将会发现，把政治理论这个名称用来专指论题的上述这一方面，是既同萨拜因又同卡特林所指的含义大相径庭的：他们用这个名称来包括整个论题。政治理论目前有多种含义，从政治哲学的同义词直到“如果……那么”这类命题和规范句型结构的名称。因此应该承认，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哲学并不是被研究这个领域的所有学者始终用来表示同一含义的，可以对这些名称中的每一个举出其具有不同含义的用法来。有时后三个名称被用作同义词，有时它们又有所区别。这种情况让人想起艾丽丝和矮胖子在《镜中世界》里的对话：

“问题在于人们能否用一些词来表达这么多的不同事

物。”艾丽斯说。

“问题在于以哪个为主——仅此而已。”矮胖子说。

使用这种治学方法，结果不是效果差，就是无法交流观点。既然用法缺乏一致性，每个作者就都应当指明他想要让这些名称中的每一个代表什么意思，或者告诉读者还需要了解什么附加的含义才能弄清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有两点理由足以说明，在这个学科领域中政治思想看来是包括整个论题的最好名称。第一，思想是可以恰当地包括整个论题的一般用语。第二，用政治思想作为总括，可以使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分别专指意义不那么含糊的下属范畴。政治学是对实际政治行为的分析，而政治哲学，正如埃克斯坦在下述文章里所指出的那样，至少在论题、范围和正确性标准这三个不同的根据方面与政治学相区别。在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不仅与实际问题有关（象政治学那样），而且与诸如政治目的之类的带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此外，政治哲学的论题还包括超理论，即对理论家所用的语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具体理论从认识论和先验论的含义上进行研究。简言之，超理论就是对各种理论进行比较性、评价性的研究。所以，政治哲学的范围比政治学的范围广，它包括象洛克、马克思、伯恩斯坦这些人创立综合性理论所作的努力。最后一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证标准不同。政治学强调一致性，而政治哲学则强调连贯性和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在道义理论方面）。因此，人们建议把整个论题叫做政治思想，而根据学科论题、范围和论证标准进一步把政治思想分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用这种方法区分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比常用的区分方法更为恰当，因为通常的区分法认为前者涉及“是什么”，而后者则涉及“应当怎样”。通常的区分法仅仅谈及据以进行区别的三个根据中之一的一部分，亦即论题，而忽略了范围和正确性标准。

决定政治思想的性质有两个基本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把传统上公认为属于这个学科的著作列举出来，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The Prince*)，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霍布豪斯的《形而上学的国家学说》(*The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然后把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疑点以及研究方法摘录下来。这些问题包括：在国家中和通过国家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利益和理想？自由的含义是什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要服从政府？政府的职权范围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意思？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性如何？平等是什么意思？我们怎样来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呢？这个方法的一个明显的局限性是对公认的经典著作缺乏一致看法。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和韦尔登的《政治学词典》(*Vocabulary of Politics*)<sup>①</sup>是否适应现实？因此，这种方法未必能导致在鉴别哪些是重要问题方面的一致意见。

第二种方法采用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然后把它应用于政治问题。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可以产生一个连贯的体系，尽管它无疑是个粗糙的体系。这个体系提出了某些真理，鲜明地勾画出政治思想的领域，因而涌现了一些热情的拥护者。韦尔登的《政治学词典》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带有这种方法的典型缺点，即以牺牲丰富的内容来换取连贯性。许多传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问题必然为这种方法论所忽略，这几乎毫无例外。因此，编者的意见是，第一种方法能更好地为政治思想下定义。它从公认的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中选录出主要的概念、问题、方法、疑问等等，把认为是这些经典著作所忽略的重要内容补充到选录中去。选录加上补充就构成了政治思想的论题。选出的条目应按等级分类，按相对重要程度从一般原理依次排到特殊原理，以提供对政治思想的综合性

<sup>①</sup> T.D.Weldon, *The Vocabulary of Politics*, 伦敦, 1953年版。

的、首尾一致的概括性说明。

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政治思想的论题并不能免受批评，这是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的。有些人的批评可能比我们所作的批评还要多。假定在经典著作的选录上意见一致，他们仍然可能认为这种方法太脱离传统。由于迄今所考虑的论题没有考虑到时间的推移，他们就要寻求更好的根据来确定论题。他们会说，某种东西已经过时了，即使它还存在，并不能作为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据，因此仍有必要来区分什么是有点陈旧的东西，什么是陈腐不堪的东西。我们怎样来进行这种区分呢？还有，从公认的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里挑选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问题、方法和疑问来，应当把被认为是在经典著作里受到忽略的重要问题补充进去，这样说是很容的。然而，如果想使成品成为对政治思想的综合性的、首尾一致的概括性说明，这种挑选和补充却需要鉴别力。这种鉴别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分清学科领域的界限的能力。但是，用什么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这种说明是综合性的、首尾一致的、概括的呢？应当懂得些什么呢？原理是按一种连贯的概念达到首尾一致的，而进行分类的人却按自己的需要来分类。那么，政治思想本身的特殊意义是什么？这一学科领域的各个分支与其他领域的各个分支有什么区别？这些分支有哪些共同点？这些质疑显然是有价值的。不过，问题在于，我们赞成的这种方法比其他各种选择所冒的风险要小。

过去和现在都提出过用政治(的)这个限制性形容词来表明给思想增添了什么含义的种种定义，现在简短地考察一下这些定义是有益的。卡特林指出，他“暂时同意象亚里士多德那样使用‘政治’这个词，它包括‘城邦国家’所起的作用……、氏族结构、奴隶管制、革命形态以及对‘纯粹民主’的评论。……它包括地方性的和国际性的国家政治、父权制、基督教会的政治形态、工会和雇员组织

的结构。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也是政治理论家的职责……。”<sup>①</sup> 卡特林回溯亚里士多德，考虑到“政治”这个词的词源和原意，试图剔除这个术语的一些意义含混不清之处。他坚决主张，接受对于政治的经典、广义的描述可以“使我们免于受十七世纪对现今的影响，免于受极权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或甚至免受霍布斯的虚假的（和相互关联的）个人主义的摧残。它会使我们摆脱博丹和律师们的束缚”。十七世纪的影响在现今还起不起作用，显然可以站在各种较高的角度进行考虑和辩论；我们是否应该摆脱博丹和律师们的束缚，也是可以争辩的。

上述这些论点以及其他论点可能提出来作为反对意见。除此之外，应该注意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概念上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诸如氏族统治制度或基督教政治形态之类的东西都包括到政治的范畴里了。有些人会争辩说，这样一个概念宽得简直失掉了意义，妨碍治学了。这些批评家宁愿要一个窄一点的概念上的框框。但是一个窄一点的概念也并不会少受些非议，只要举出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困难。

第一个例子出自一本早先的政治术语词典，涉及对政治学和政治理论的定义中政治(的)这个词的含义。那本词典给政治学下的定义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国家的理论、组织、政体和实践”；给政治理论下的定义是：“一般说来是关于国家的起源、形式、行为和目的的整个学说。”<sup>②</sup> 从上面的引语可以明显看出，把政治(的)专用于有关国家的问题，是不会使卡特林满意的。他的文章的读者将会发现，他认为“把这个领域的界限定为‘研究国家’……不自觉地带有国家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偏见，”而且是不恰当的。此

<sup>①</sup> 卡特林：《政治理论是什么？》(*Political Theory: What Is It?*)，载《政治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LXXII(1953年3月)，第3页。

<sup>②</sup> 爱德华·C. 史密斯和阿诺德·J. 泽切尔：《美国政治词典》(*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olitics*)，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约翰逊出版公司1944年版，第238页。

外在当代学习政治学的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个近代现象。难道这意味着在近代历史阶段以前就没有政治吗？

第二个例子是把政治看作是权力竞争。对提出这个观点的一位知名学者来说，“国际政治和一切政治一样，是为权力而斗争。”<sup>①</sup>这个定义至少避免了前面那个例子里用静止的、抽象的概念所进行的解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现“权力斗争”就有政治。但是，仅仅局限于为权力而“斗争”吗？有助于产生权力的合作以至一致行动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政治吗？此外，海因茨·尤洛注意到，“权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起组织作用的政治的主要概念，从这个概念的实际使用效果（如果不是分析效果的话）来看”，似乎“正在很快地失去效用……，因为当它被应用于经验主义的研究时，就证明是越来越不管用了”。<sup>②</sup>这个概念在应用上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第三个用作例子的定义是在伊斯顿关于政治制度分析的文章里提出来的。作者在文中把政治制度看成是“相互作用，通过这些相互作用，价值被强制地分配到一个社会里去”。克雷斯的文章是对伊斯顿的概念体系的批评，这个体系清楚地暴露出它难以解决有关这门学科的界限和构成问题。<sup>③</sup>

在这些对定义的零零碎碎的意见方面说得已经够多了。这些定义的根据是一些关于“政治”机构和行为的特点的设想，提出这些意见是要说明这种方法的内在危险。也许尤洛教授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政治’似乎是一个词不达意的术语，而不是一个全称术语。”他觉得，“这就使探索政治行为的特殊性质变成白费力气，

① 汉斯·J. 摩根索：《国际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纽约，1967年第4版，第25页。

② 海因茨·尤洛：《政治中的行为信念》（*The Behavio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纽约，兰登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29页。

③ 同上书，第28—29页。对把政治看成“对价值的强制性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这种概念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个概念的一些前提和“经验主义的研究对象”。

除非把政治行为和形成某种类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的或地位的环境联系起来考虑。”<sup>①</sup>这种看法使我们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处。

本编重新刊登了论述政治思想的性质的典型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一流的学者提出了他们认为最站得住脚的观点。本引言中提到的观点应当放到对这些观点的不同表述中去考察，并由读者作出批判性的评价。

(王缉思译)

---

<sup>①</sup> 海因茨·尤洛：《政治中的行为信念》(*The Behavioral Persuasion in Politics*)，纽约，兰登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17页。

# 什么叫政治理论？\*

乔治·H. 萨拜因

**编者按：**乔治·萨拜因参照政治思想史来确定政治理论的“显著特点”，回答了什么叫政治理论这个问题。他的论文具有双重目的：(1)列举“政治理论实际上一直具有的性质”；(2)考虑“关于政治理论的真实性或正确性的种种问题”。政治理论既然总是“根据某种相当具体的形势”提出来的，那么，重新设想“产生它的时代、地点、环境”，对于理解这种理论就很有必要了。但是伟大的政治理论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对了解其他形势有所启发”这两个方面都是高超的。因此，萨拜因教授认为，典型的政治理论要包括“对产生它的那种形势所作的事实方面的论述”，对“大体上可以被称为因果关系的性质”的论述，以及对“某些应当发生或者发生了才合情合理的事情”的论述。他认为这三个方面——事实方面、因果关系方面、价值观念方面——都必须符合逻辑上一致的要求，但他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共同的逻辑标准可以用来鉴别这三个方面。

另一个可应用于政治理论的标准是，特定的理论范围的恰当性。这一点可以用这样一个设问来表述：这个理论是否包括了它应当包括的所有方面，使它能解释和证明它想要解释和证明的东西？

---

\* 本文(*What Is a Political Theory?*)经原出版者同意重印，原载《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第1期(1939年2月)，第1—16页。

萨拜因进一步注意到，理论“起着双重作用”。因为理论属于思维的抽象领域，同时又是有影响的信念，用以解释在历史环境中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的事件。

萨拜因教授既用政治理论这个名称来概括编者在第一编引言中给这个名称提出的概念，又用它来概括其中作为政治哲学的概念。这样，它就和引言中也讨论过的政治思想是同义词了。他既不回避价值观念，也不因此而把他的考虑局限于因接受这种或那种价值观念而给人类行为带来的后果。

\* \* \*

许多世纪以来，西欧哲学一直包括对市民社会的性质和福利的研究，把这种研究作为哲学常有的一部分内容。作为研究的一种伴随物，西欧哲学在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还包括对个人的性格和幸福的研究。象欧洲哲学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种对于政治社会的兴趣当初是希腊文化的创造物。它从人文主义的反作用开始，受到诡辩派的培养，并为苏格拉底强有力的人格所具体化，而苏格拉底的人格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彻底改变了希腊哲学的进程。政治哲学是同社会研究在雅典同时产生的。社会研究包括语言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描述分析以及纯粹叙事的历史相区别的历史评论等等。这种人文学科的相互关联支配着哲学长达许多世纪之久，甚至到十七世纪还没有结束，那时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在哲学家的心目中恢复到了使他们最感兴趣的地位。政治哲学一直处在更为精确、更带有技术性的学科的边缘上，也许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勉勉强强地仍旧作为一门学科保持住在哲学上长期受到注意的地位。

用演绎和推理的方法去争论一门科学或哲学学科应当具有什么形式或者目的，这样做通常是没有益处的。讨论科学研究的方法象其他任何讨论一样，要有一个论题。至于讨论政治哲学，就必